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五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圭 峯 集

明 羅 玘 撰……………一

吳 文 肅 摘 稿

明 吳 儼 撰……………三五

立 齋 遺 文

明 鄒 智 撰……………四三

附 錄

熊 峯 集

明 石 瑤 撰……………四八

西 村 集

明 史 鑑 撰……………六八

卷 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圭峯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圭峯集三十卷明羅玘撰玘字景

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

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肅事迹具明史

本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宗社大計二

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提要

撫韓愈憂憂獨造多掩抑其意迂折其詞使

人思之于言外陳洪謨稱其為文必嘔心積

慮至扃戶牖或踞木石隱度逾旬日或歲時

神生境具而後命筆雖數易稿不憚蓋與宋

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奧折也固

宜而磊落嶸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

噩亦緣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

明人之中亦可謂為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

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

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為宦官作者頗多

雖玘之風槩可以共諒于後世然其為微瑕

不止陶集之間情顧一一錄之是所不可解

也周亮工書影稱玘集一刻于盱眙再刻于

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

本所敘則初刻于常州再刻于荊州板皆佚

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荊州本六卷又得續集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提要

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

又於玘曾孫寬處求得逸稿合原集編為三

十卷是其集輒轉增加已非其舊茲數篇者

母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為康熙庚午玘八

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

文為冠而以奏議列襍著後詩亦以壽詩為

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

前皆為顛舛云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一

序

明 羅玘 撰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榮壽詩序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為有異氣焉鈞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為童也日臥凡兒百十于地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相與保抱之屬望之後二十有一年公果起賢科登進士入臺為御史遂為按察使為大理卿為副都御史進都御史為兵部侍郎進兵部侍郎加太子少保十有五轉而至今太子太保歷事睿景純三皇帝凡四朝而至于今皇帝始大用為元老所至秦晉閩楚淮遼蹤跡徧天下而握兵居中也為多上之賜金賜幣賜楮幣賜少牢賜宮錦者前後無算而蟒服之賜殊賜也所事所與事事與人所事者日之所

接漚汨塵全乎前亦莫可記憶而凡四海九州蠻荒絕

域之人人莫不慕慕莫不恨其未見公也蓋公在仕凡

四十有七年其遭遇如此亦榮矣孰不榮公年亦七十

有二矣而形神日益彊亦壽矣亦孰不壽公以為是不

可望而及曰公異人也然不知世固有竊位而榮全軀

而壽者矣是何足以異公哉不觀河之源於火敦乎繞

崑崙萬餘里合百川而出之其破山穴谷萬雷入地之

勢甚可畏也何物巨防而能保其終無穿鑿激射之患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二

哉及其遇砥柱也則泊然安淥然沉醜而下焉常流等耳非河之至此而頓能殺其勢也以砥柱障之也而天之將昌人國也亦必有黃髮之老殿乎其間卷婁暖姝而實齟齬鋒芒觚稜廉隅坦坦夷夷施施干干而卒然臨之屹乎高不可踰可以銷患於未萌而用戒不虞其亦砥柱者乎若公是也謂公曰異人也其不在茲乎是公所以為邦家之榮國脉之壽而謂為公一身一家一鄉之異者其然耶其不然耶凡公之屬吏熏公之久者

類能言之而又歌之遂以為公壽而欲永永其傳于千萬祀使南城羅玘序之

壽弋母太孺人八十詩序

弋母高太孺人八十詩弘治十年十月五日癸酉成明日甲戌聯為大卷又明日乙亥壽期也用樂導入弋氏壽于母所及門其有豸衣山立並扉烏革而拱迎轡而肅入者必尚潔也於母為季子於予為丁未同年於朝署之列為監察御史其未召入也令東鹿有聲畿輔間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三

為循吏而其未為東鹿時使東方為名進士在太學為魁然名人是則吾今日之趨壽者無不知曰是母也教使為之是教吾友也吾是以有今茲之詩而以為壽或曰尚潔於母為末娘季生也則尚潔代人也代為晉鄙晉人言焉然吾觀天下之季生者無不么麼尾瑣累綴而眇涼其肌膚委和之既薄而鰈翼之力又衰也尚潔茲其么麼耶顧甚碩其尾瑣而累綴耶顧甚壯然則非其季生也耶其繫諸母也不獨其教然也故夫赤也東

帶可使擯於賓客點也不揚幾見失於聘賓晏子寢而楚侮潞公壯而敵驚九尺十尺之軀古無重於國乎而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母與焉是母也宜有今太孺人之封而天之厚之常在有功於國者又宜有今茲之壽雖然吾不謂之壽也名壽為上身壽次之崔山南高祖王母年高無齒飲乳而康寧是之謂身壽陳文惠公之母教子之嚴至於碎之碎魚而不顧人曰嚴母也到于今誦之歐陽文忠公之母鞠公以四歲之童而至於為世宗師人曰慈母也到於今誦之是之謂名壽今母有歐之慈而又兼陳之嚴其名壽固有在矣崔之身壽足論乎詩凡八十篇意錯出而未會於一必有序也予拈而為之

霍壽圖詩序

霍壽圖方廣盈丈餘下繫以詩中坐服熊羆者一人配坐者一人嫗也服如之左侍者一人服亦如之右侍者一人豸服也被襟而嬉者一人予不知其何也就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四

坐服熊羆者其顛蹠然而容渥然於錦衣致仕潘侯惟肖予於是益意求之侯之孟子千戶杰其左侍而亦服熊羆者歟仲子監察御史楷也其勇服者歟千戶之子炳炳之子嬰兒也於侯為曾孫其被祿而嬉者歟前此十年予憶飲于其庭壽所謂六十矣今其尊匱蠶簋具在佐食者若酌而獻侍者若斟而趨豈七十其遭也而又將飲如前歟而見是圖於予者又炳之婦翁張君也予以是語張君張君曰然予益愕而重有感焉侯在天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五

順間偵事最號知名于時新取太阿之柄於人手而持之其再礪之鋒電燿而日光於偵事者乎寄焉吾意朝樞人胥夕碎人首蹴躅腰於地糞九耳其在于今天定而還之侯也而天何貴侯如是哉或者天其亦悖乎於乎此張湯之所以宜有後而世儒昧焉仰疑于天至今譊譊也夫天固欲豪猾者如虎狼虺蜴之毒其類乎刑之所設正所以禁之也而湯之所詆詆此輩耳則湯實與天者遊而天之福湯非私湯也昔於湯也不私而顧

今私於侯哉由是觀之天顧世儒姑息苟且之見足以盡之哉侯之榮名於湯遠甚殆食報而未究者而吾與千戶御史游陰閱其四世人可侯可將可相即嬰兒亦英物也而亦駸駸何難張氏乎況張氏徒一安世而不能回遷固之筆吾哀之使潘氏世世有如安世者持盈引長之則史氏者固宜以世家待之何至如遷固以如是傳湯哉而世儒因習譊譊者亦可以頓息矣是則予所望也然固因張氏之盛而推本湯母之賢得思齊詩之意而茲侯之成立金宜人亦有助焉圖之配坐者是已他日傳播之盛亦將推而及之乎固吾作史者之家法也敢豫以告圖與詩稱壽事誠末事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六

東坪吳氏族譜序

民之初生固若瓜瓞然嘗觀圃人之藝瓜也歲畜其種常百倍焉時至而種之勃然而生也種者固半矣生而礫之闕者莖固翹蟻而穴者苞固萎又半焉繁則從之析之疏則從之足之此圃人之所敢知也若其葉之沃

然脂蔓之虬然蟠懼其脆而飄風折焉此圃人無如之何也故曰百苗之春不如一實之秋也日至之時礎於咫尺礎於尋常之間不能礎與礎而黃落者蓋無算矣其固有稿其瓢以嗣歲者矣天地一大畦也造物者圃人也人則瓜也人之有族猶瓜之有本也天下之族亦多矣其有盛有衰有嗣有絕也猶其生之稔者半飄風之害也一族之有盛有衰有嗣有絕也猶其一本之或礎或否或斗石之似之不一也至於造物亦有時而病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七

飲間備述社倉書樓先賢遺跡因出其譜牒而求序於予予方慨世之割其族者猶瓜之割其本也伸倫非獨不割也且將培之凡培瓜必盛瓜族偶同也請試培焉以觀其何如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漢既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達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且礪礪礪錯以壤地為穀城為竹溪為房縣更入數驛則環連縷結龍從率律陰森蔽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閬南接夔巫東盡荆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入采拾草木實以苟須臾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乳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椎埋剽寇不謀而起而況朝人而莫鬼者稷稷而處澌澌而講其真甘僵焉葦於路而為鬼乎於乎吾固為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時其為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譴黜之耳雖然吏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八

墨而沓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為乎吾不謂其計為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井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也噫其熊君自為之耶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九

然則前之為中原憂者光化也今之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也前之許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覈實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館閣壽詩序

今言館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經局皆館也非必謂史

館也今言閣東閣也凡館之官晨必會於斯故亦曰閣也非必謂內閣也然內閣之官亦必由館閣入故人亦蒙冒槩目之曰館閣云有大制作曰此館閣筆也有欲記其亭臺銘其器物者必之館閣有欲薦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館閣有欲為其親壽者必之館閣由是之館閣之門者始恐其弗納焉幸既納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積一二歲而弗得者有積十餘歲而弗得者有終歲而弗得者噫其豈故自珍哉為之之不敢輕而不勝其求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十

之之衆也予恒恨乎是欲有求焉而不果也而予友黃舜臣之尊翁寬夫隱君以是歲年六十舜臣謀於予欲合館閣之詩壽之期在五月望前之一日於時為甚近而予邑居京師南水道五千里於地為最遠以甚近之時合至難之求而應最遠之地予為舜臣恐矣未踰月也舜臣來喜曰吾舉得之矣而以示予予讀春坊自諭德而下舉無遺者驚焉又讀翰林自檢討而上以迄學士亦舉無遺者曰館閣之詩盡於此矣乃大驚茫然不

知其何以然也舜臣曰何驚也彼皆未得其道耳吾見其難也若吾入尊者之門屢不敢蹋闥有聲焉刺既入而斂容屏氣須其出焉出吾吐實也無張主焉他日見於館不敢私昵也過於道不敢私語也日造焉而閤人辭焉欣欣然而無怒心退而臥焉又思往也而無怠心吾是以易子曰誠如是也移之以養生而壽可得也而況於詩乎舜臣躍然起曰吾知所以壽吾翁矣書於詩之後馳歸以獻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吳母李安人輓冊序

臨川吳母李安人福建轉運同知中立之母工部主事顯之之祖妣也顯之宦廬時安人歿顯之服應期不得奔歸以其服視斂殯葬泣于邸又不得以其服喪于家又恒泣僚之能文者哀之或為之詩比入朝朝之館閣臺寺之豪皆其所與游或與之同為進士者見其容戚或問之顯之以告又皆誄而詩之入見尊秩大臣或其鄉先生仰告焉鄉先生又無不為之誄且詩者由是冊

日益增詩日益富顯之尚不以是道其戚也他日出之以語予曰祿縵也祿之縵人也甚於縵之縵身也吾為祿縵有祖妣之生而不能一日養歿而又不能視其入土也吾誠人也耶吾棄器也噫向吾不為祿縵則固與吾鄰之子農且圃日羞其甘鮮以養生有大故得以送死也今皆付吾鄰之子矣吾雖挾是冊將安追尤哉予曰得諸此而失諸彼者勢也子試觀之子之鄰衆矣其得誄其先與得養生送死者孰多曰必得養且送者多得誄與養且送者孰傳曰必得誄者傳也得傳與不傳者孰榮曰必傳者榮也然則子之為祖妣所得者榮也彼或挾其所得而與子易則何如顯之超然自得曰不願也因嘿不言而書予言于冊之首

八十偕壽序

踰七十年更十年為九十是曰八十八十古曰大耋也吾城金斗窠有翁弘治九年八月十四日其日也越十有六月是為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其嫗也亦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十一

然再越二月是為十一年二月吾始為序序成之日又必越三月始克郵至其室而縣之蓋夏五六月也吾於翁生也後且籍于郊少不得亟造焉壯而奔走于四方未能悉翁也今也縣頌翁能盡翁乎然比其東西之鄰選之或十室焉或百室焉或數百室焉能如翁壽者蓋鮮矣又兼嫗焉雖舉吾城未有也盡吾四封未有也而況於其鄰乎就有之彼無子焉旅於京而言於吾也吾烏知之彼無從子友於吾而為之請也吾又孰從而序

之耶前此吾邑之達官封其父若母之偕老白首浸淫恩波沃然熒然吾猶及見之亦一時之盛哉而今之生封者誰耶雖然吾為今計之其在身也官不必達得其父母之偕壽斯可矣其在父母也封不必得得其子姪之皆在仕斯可矣其在吾鄉人也不必躋諸堂以為壽得見於文字間斯可矣然則序亦不可無作也曷為吾作乎吾友西華教諭其從子也為之請也其始英公掾吏朝夕為吾言焉繼而姚江驛丞以事至又言焉吾欲

見於文字間是以作也掾於丞為弟均翁子皆在仕翁號榆庵姓夏氏嫗熊姓也相翁六十餘年今偕壽云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瀉鹹鹹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比赤縣其所隸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

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耶雖然君亦遽謂其信同耶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掀蓬而四矚焉離離芄芄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爆然閼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噉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艤舟也布舸也無謂其擅輶之礪也入其市而歷碌然者文茵紉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

牒倥傯者膚受之愬也無謂其真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馬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建昌府撫信邵汀贛之中也減贛之曠幾撫之饒遠信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十五

之衝鄰汀之僻與邵並閩楚之喉焉酌諸府之中號為樂區南城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南豐負邵廣昌逼贛與汀山岫域之惟力畊之民故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傲乎南城逐逐于外者及其有事廣昌先受贛汀之寇南豐新城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烈然籍鄉兵為之戍行齎居送其受毒猶寇也獨汀漳瘴氛掃境而入南城以遠而盪渙之其毒民以札差減于三縣三縣廣昌特甚又

其競奢以角負氣而罵至撾登聞為常事若有以鼓舞

夫二縣者以故戶口日益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敝南

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其湮井百闕竈千餘徙廟學隳

浮圖鏹隆實寔築為王宮由是燕語載路袒裼蹴踘于

畫褕衣禦貨于莫胠篋剽攻于夜今有之他縣不與焉

然而增賦重役不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

惡在其為饒且僻也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人

盡商也固無補也而亦何必寇與瘴之毒也乎如是而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十六

猶冒焉曰是樂區也其果樂乎嗚呼繼今而為之吏者亦難矣況於守乎哉當是之時而槩以為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賢守也有若建昌之急者乎由是觀之雖以舒君之賢天子固不得而靳而君亦不得而辭也或吾邦樂區之名天亦未忍遽奪之也耶是蓋吾之私以為慶而其刑曹諸寮又喜夫君之利器遇盤錯而將試也試始吾邦以吾邦人當役使序也故序之

送知縣平君之任寧都序

贛十縣縣無兵戍故無城隍寧都無兵戍獨有城隍水多飛流奔湍行崖峽間人堰導之縈椒絡麓以田故多磽确少良田寧都獨平川漫流其兩涯渺渺多良田無縣無倉卒之寇或縛殺長吏為恒獨畏寧都民兵如虎以其善予也莫之敢近其解荒自古矣而寧都臺省侍從之臣踵緣而起不見其為贛屬也然而積數十年卒不以治聞或曰其豪酣於鬪多仇獄或曰其胥性於訐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持吏短長以獄市或曰其纖民飲恨至骨為思譎張為幻其俗詛或曰亦其官之不職也而其師儒則曰自吾教是縣業成而登于朝者幾人矣典史則曰吾無盜丞與簿則曰吾無逋租知縣亦曰吾寅而衙酉而休吾事上官無敢喘息吾無立異惟吾下之為或問之曰其當然耶曰非也吾非進士也無若掣吾肘之多也至閱其官之籍自令甲出進士為縣幾年矣寧都迄今果無之乎其可怪也已進士其真足為縣若是耶令甲之行也

其亦審處之而要其後之有成無弊耶或造化者姑以寧都試其妙固將顛越吏部之為而亦有在耶審然也夫物烏有久而不復者乎鬪乎訐乎幻且詛乎亦將當吾平君乎平君亦可諉曰吾非進士乎司諫胡君刑曹董君恒惜其縣之可治而不治為其縣人憂也今也抑又何憂乎而予比縣人也固不能不為二君頌平君矣於其行也序以發之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饒之饒也以彭蠡鄱陽之漁浮梁之陶餘干之沃故曰饒也若夫德興東偏之縣也去彭蠡已二百里矣與其境隔絕故無與鄱陽之漁土不及其精膩故無與浮梁之陶地勢隆而上仰不飲其潤故無與餘干之沃然則謂非饒之隸縣可也雖然無與其漁民不見異物焉無飄飄起蕩心其性愿無與其陶則民無外交而不滿於五方之習其俗醇無與其沃則民不厚望乎歲而惟其力之勤其業專凡此亦有饒之道焉雖隸饒亦可也而

或為之吏者欺其愿虐使罵之鄙其醇汨使滴之厭其專撓使分之則饒之諸縣皆可辭饒之名也而況於德興乎天順成化中聞有吳尹矣又有鄧尹矣是時饒之六縣考功上計以德興為最自是歲淪為殿至今也然則縣非能饒饒在吏耳問之是二尹皆進士也其殿則非也嗚呼吏凡以進士其庶乎而況尹其長吏乎二尹之去德興繼而尹者不知其幾也而進士至是始得張君焉其距二尹之去於今三十年矣何其久也夫物之窮久則必鬱積而思變變之來也必乘其會三十年乃一世矣或者此其會乎而德興自是可以無媿於饒之隸縣將復如二尹時乎抑或過乎人之望治也猶饑渴者之於飲食也二尹其始飲且食之時也不必其美也而亦甘之也今則必其美也而後甘之也君其亦審於此而已矣此京尹張君意也太僕張君意也禮部程君意也諸君縣人也要予言君之別予舍是亦何言哉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豐詩序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于上歸仲子叔子侍予曰子侍父界有服舟有碇藥有常嘗膳有常視無貼無虞永豐其可歸也人曰子過矣君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淮又使蜀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于家而驅追上道今雖位郎署而私心鬱鬱寐若寤咽若吐步若趨思若忘怔忡上下醫至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親解矣噫君豈真病夫哉予曰高哉君之獨病也余嘗聞東西閭之籍矣某也咳某也疽某也頭之痺某也目之眇某也齒之疰某也痰之衝常十二三矣然而騎于道以納刺飲于室以娛賓坐于署以叱咤以鞭笞嬉于郊之亭池館墅以竟日累累也此無病也自以為病者也若黃馘而俯行躬乃磬折跛曳而越閭病于踰垣喘呬以趨班實爾匍匐此實病也自以為未病者也自以為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自以為未病乎自以為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自以為病乎以是二者日循環於胸中則於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思其親而病乎哉

予故高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行而又嫌貽戚於其親諉曰以二子歸而學於學且冠且婚以為親歡不欲以病為名歸也予於是益高君夫仕遠違其親而思情也而未必病病矣藥之乎則已矣而未必輒以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不戚戚者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歸者其難乎哉而能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益高君也衆皆翕然評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遂錄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三

序

虛山卷序

虛山卷安城劉氏虛山翁卷也卷有說有記有銘有詩大約象翁於是山也翁之子工部主事君遇予于清源以卷請曰為吾翁序之予未嘗謁翁登虛山之顛顧瞻是山求其何以虛名也凡天地間之有形足以有容而無所容於其中者謂之虛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亦謂之虛莊子之虛室虛舟虛牝足以有容而無所容於其

中之虛是也左氏之虛器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之虛是也若夫山者土石之積物之有形而至鉅者也況夫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其何虛之有哉然予嘗見夫山之出雲氣雨下土澤萬物釀豐年使吾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吾民之足衣足食而基是太平誰實為之山是也而山方且塊然寂然若不與焉則夫天下之至虛莫山若也翁今居是山泯然與世而相違讓美于其後昆以利濟乎天下而晦其迹焉是知象山之德實而為虛處處之虛者也噫可謂善處虛矣其以是為名烏得無情哉前之作者既已矣後之繼作者尚躡予意以足之庶幾可語於虛山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三

華贈卷後序

是卷也美沈君廉夫江西持憲之得體也何椒丘倡詩張東白序之李白洲大書之三公江西之人傑也天下信之由是和者日衆而是卷遂聞于時予丙辰秋始得是卷于京邸已而索者踵至予亦欲因以充廣之郵之

二暮而已亡其處矣戊午予歸留僕遍訪之己未春始克持歸予緣是知人之重之抑不知人之重君何如也然意君之卓卓如是雖微是卷其豈終寂寂乎特江西之屬邑其豈無深山邃谷人跡所不至之境乎抑保其無強梗弗率與王度為敵者乎萬一得是卷而觀之庶幾知有是持憲之臣又知有是鄉之長老為之裸白于天下後世或蹙然驚惕然慙而頓革為良民則是卷亦非小補也予故喜而繼序之留其副而以歸諸沈氏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費子充送弟子全南歸詩序

予全行乎舟至維揚由瓜步下吳會汎錢塘泝桐江以出三衢而越懷玉乎將泝岷江入彭蠡上上饒之江乎倭遲乎糾縈乎至將何時乎事有適然幾有偶變吾不能知非徒吾不能知雖子充亦不能必知之望庭闈而指數乎至而拜且興乎談輦下之達觀乎致嫂兄之念父子母乎諸父乎諸母乎以及娣乎姒乎隣叟嫗之來勞苦迎而笑與之唯諾乎解包而出其粉黛乎或佩悅

乎蒞蘭乎此其人事之恒雖吾暗能知之而況子充乎然昔之人探禹穴至于觀舞劍器之微皆觸類推物而長若今京師者禹穴而已乎梯航之輻輳夔樂而倖工一劍器之精妙而已乎而其所長其可量乎而況子充之急其成吾嘗私睨之若大冶之范巨鐘然其憂之甚勤而愛之甚至今方脫于范而登于業簾之上其有不鳴者乎鳴而有不總衆樂而出之者乎不然子充治工也詩以送之何為乎而諸和者與吾之序之不幾為無稽之言乎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

卷一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袁名治袁所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暨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于南粵之輿區袁吉則湖湘之脇洞蠻實口張噬于安福之隄永新則先嘗其齟焉鉛山甌閩之北門也撫建阮其西牖與贛犄角之吳